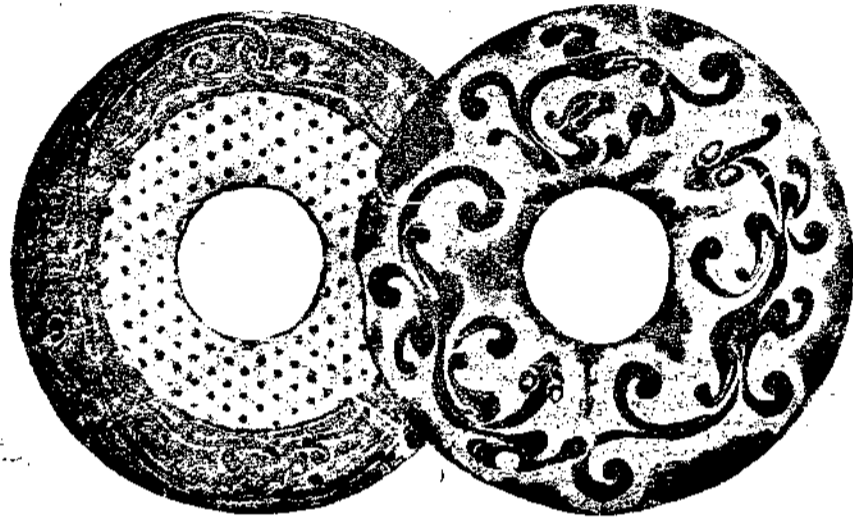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報



第 二 期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漢司空袁敞碑跋 馬 衡

漢初儒道之爭 胡 適

孟姜女故事的研究(11)

論 文

孟姜女在元曲選中的傳說 鄭賓于

案語(范杞梁的死法) 顧頡剛

通 訊

22, 懊儂歌中的崩城 鍾敬文

23, 曹娥江鐵橋的傳說 何植三

山東泰安歌謠 盧逮曾

陸安傳說(2,3) 靜 聞

西行日記(二) 陳萬里

清太宗聖訓底稿殘本(二) 胡鳴盛

北大歌謠研究會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

1. 本會擬刊印左列二書：
 - 一. 中國近世歌謠彙編.
 - 二. 中國近世歌謠選錄.
2. 其材料之徵集用左列三法：
 - 一. 本校教員學生，各就聞見所及，自行搜集.
 - 二. 囑託各省官廳，轉囑各縣學校或教育團體，代為搜集.
 - 三. 如有私人搜集寄示，不拘多少，均所歡迎.
3. 規定時期，以當代通行為限.
4. 寄稿人應行注意之事項：
 - 一. 字迹宜清楚，如用洋紙，只寫一面.
 - 二. 方言成語，當加以解釋.
 - 三. 歌辭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潤飾；俗字俗語，亦不可改為官話.
 - 四. 歌謠性質並無限制；即語涉迷信或猥褻者，亦有研究之價值，當一併錄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擇.
 - 五. 一地通行之俗字，及有其音無其字者，均當以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母，或國際音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注其音；並詳註其義，以便考證.
 - 六. 歌謠通行於某地方某社會，當註明之.
 - 七. 歌謠中有關於歷史地理，或地方風俗之辭句，當註明其所以.
 - 八. 歌謠之有音節者，當附註音譜。(用中國工尺，日本簡譜，或西洋五線譜均可.)
 - 九. 寄稿者當書明籍貫姓氏，以便刊入書中.
 - 十. 案稿者當書明詳細住址；將來書成之後，依所寄稿件多少，贈以“彙編”或“選錄”.
 - 十一. 稿件寄交“北京大學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歌謠研究會”.
 - 十二. 稿件過多者，應粘訂成冊，掛號付寄.
5. 來稿之合用與否，寄稿人當予本會以自由審定之權.
6. 稿件如須寄還，來函中應聲明之.
7. 如於個人搜集某處或數處歌謠，已經編輯成書者，本會亦可酌量代印.
8. 本會徵集關於研究中國歌謠之書籍：
 - 一. 無論古今.
 - 二. 不拘何國文字.
 - 三. 已經刻印者，或贈或售，以及借閱，均可函商.
 - 四. 未曾刻印者，須以掛號將稿寄下，閱畢亦以掛號奉還.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歌謠研究會啟

漢司空袁敞碑跋

馬衡

此碑於十二年春出於洛陽，篆書十行，存七十餘字。是年冬始得拓本，初不知其爲誰氏之碑也。以其有延平口初年號，知其確爲東漢文字而已。十三年夏，取此碑反復紬繹，見第九行口初二年十二月庚戌等字，在延平元年之後，知所謂口初者，非永初必元初矣。因檢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是月是日，有光祿勳袁敞爲司空之文。更取敞傳讀之，歷官事實，大半相合。始知確爲敞碑。今取碑中存字，以今文釋之，並考證其事蹟如左。

君諱敞字叔平司徒公之第三子 下闕

口口口口月庚子以河南尹子除太子舍人 下闕

口口口口五月丙戌除郎中九年 下闕

口口口黃門侍郎十年八月丁丑 下闕

口口口口 十月甲申拜侍中 下闕

口口口口 步兵校尉延平元年 下闕

口口將作大匠其十月丁丑拜東郡太守 下闕

口口口口口丙戌徵拜太僕五年 下闕

口口口口元初二年十二月庚戌拜司空 下闕

年四月戊申薨其辛酉葬

第一行當叙其名字及其所自出。按本傳云：敞字叔平。此‘平’字上猶存二字，驗其殘畫與‘字叔’二字之結構正合。其上當更有‘君諱敞’三字。‘司徒公’者，其父安也。安終於司徒，故云。其下當有‘之第三子’等字。第二行‘月’上所闕，當爲‘四’字。‘以河南尹子’云云者，指安爲河南尹也。漢儀注云：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漢書卷十一及文獻通考三十四並引之）。安於明帝永平末爲河南尹，至章帝建初八年遷太僕，凡歷十餘年。尹秩二千石，故得任子爲郎。據本傳云：‘以父任爲太子舍人’。以是知‘子’字下當爲‘除太子舍人’五字（除字自旁尙可辨）。惜‘月’字上已闕，不能知其除授年月。以漢儀注‘滿三歲’之文計之，當在建初初年無疑。第三行‘五月丙戌除郎中’，不能確知其年。惟下有‘九年’字，四行有‘十年’字，六行有‘延平元年’字。建初以後，延平以前，有九年十年者，祇有和帝之永元。以此推

(2)

之，其年必在永元九年之前一年或二年，蓋永元七年八月五月皆得有丙戌日也。第四行‘侍郎’上‘門’字猶存殘畫，當爲黃門侍郎，其遷轉必仍在永元九年也。‘十年八月丁丑’者，永元十年八月十六日也。第五行‘拜侍中’與本傳合。‘十月甲申’，不知應屬何年，以永元十年至十四年十月皆得有甲申也。第六行‘步兵校尉’本傳不載，‘延平元’下當爲‘年’字。以上兩行適居碑之正中，存字之上作半規形，其界格中亦不類有字者，知此兩行之第五第六字當爲碑穿也。第七行存字之首一字爲‘匠’字，當是將作大匠。本傳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疑‘將軍’乃‘將作’之誤。‘其十月’者，其年十月也。‘拜’下存‘東’字之上半。據本傳云，‘出爲東郡太守’，知‘東’字下當爲‘郡太守’三字。廢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元年，十月皆無丁丑日。永初二年至四年十月皆有丁丑。不知此月當屬何年。第八行‘丙戌徵拜太僕’，此丙戌不知屬於何年何月。徵者，徵還京師之謂也。時徵出守在外，故曰徵拜。‘五年’者，永初五年也。本傳云，‘徵拜太僕光祿勳’，則‘五年’下所闕，當爲遷光祿勳之文。按安帝紀是年正月甲申(十五日)光祿勳李脩爲太尉，徵或代脩爲之也。第九行‘初’上一字雖闕，然上行五年既屬永初，則此爲元初無疑。‘庚’下殘畫是‘戌’字。安帝紀，‘元初二年十二月庚戌(廿九日)光祿勳袁敞爲司空’，知此爲拜司空之年月日矣。本傳謂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者，蓋指其任職之年也。第十行‘薨’字上闕，據帝紀於元初四年四月戊申(五日)書司空袁敞薨，則所闕者當爲‘四年四月戊申’等字。‘其辛酉’者，四月十八日也。本傳謂敞坐子與尙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自殺。俊得赦後，朝廷薄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記述較詳。以碑書葬日計之，則張俊之得赦，必在四月十八以前也。

漢初儒道之爭

胡適

漢武帝初年有一件很可注意的案子，可惜史料不完全了，我們只知道一點零碎的事實。前漢書(六)武帝紀云：

建元元(140)……秋七月……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

徵魯申公二年(141)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

記載此事最詳的是史記漢書的田蚡傳,今以史記(107)為主:

魏其(竇嬰)武安(田蚡)俱好儒術,推穀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謂除關門之稅也.服虔曰,除關禁也.)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漢書作謫)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

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太后滋不悅魏其等.

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奏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太尉.(漢書52同)

此不言綰臧自殺.然本紀與儒林傳皆說他們自殺.史記儒林傳云: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又云:

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此事很像清朝末年的戊戌政變.竇太后是文帝的皇后,經歷三朝,凡立四十五年,(此據師古考訂,外戚傳原文作五十一年.)故她一家的威權很大.他的信奉黃老之言,在別處也有記載.漢書外戚傳上(97)說: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史記儒林傳(121)云:

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

(4)

未有進者。

又云：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

這竟是羅馬暴君令罪人入鬪獸園鬥獸的虐政，轅固生批評了老子一句話，便幾乎得了死罪，趙綰王臧等想借明堂的招牌來推翻竇太后的專政，放逐一班無節行的貴戚宗室，又明白奏請不要奏事東宮，怪不得這位老太婆要大生氣了，竇嬰與田蚡都是大貴戚，也免官而去，趙綰王臧的下獄自殺真不為奇了。

儒林傳又云：

及竇太后崩（建元六年，135），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十四，三，卅。

此事當參考郊祀志。郊祀志云：

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史記封禪書同。）

此是竇太后與景帝信奉黃老言的大功效，非細讀郊祀志全文，不能領會這一句話的重要。郊祀志接着說：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

十四，五，十六夜。

孟姜女故事的研究⁽¹⁾

孟姜女在元曲選中的傳說

鄭賓子

自來傳說孟姜女的故事的，雖有種種的不同，鄙意都可分爲二派：一爲俚歌鼓詞之流，一則文詞詩曲是也。俚歌鼓詞，行于一般民間；文詞詩曲，出諸文士筆下。孟姜女的故事之關於前者，歌謠週刊已揭載不少；至于後者，則文詩詞中之傳說亦見于週刊，而曲中之傳說則除錢肇基君南曲譜中之孟姜女一文外，絕無注意于北曲者。半年以來，曾將元曲選逐卷披閱，遇有涉及孟姜女故事之處，輒乙記之，竟得八條。至元人雜劇三十種，尙未讀畢，不知其中亦有關於孟姜女的材料否？

我因爲對於孟姜女的故事生了興趣，所以看書的時候特別注意這種字樣，每每運着這種字樣的時候，覺得非常刺眼，現在得有下列幾條供獻于讀者之前，也就因了這個緣故。

以前嘗閱陶宗儀輟耕錄，見其所列院本之“打略拴搐”一類中載有孟姜女一本，我于是知孟姜女故事之曾經入曲，無奈院本已亡，不可復知其所云伊何矣！

雖是元曲選中有孟姜女的故事八條，也不過是一語及之而已，並沒有詳細的記載和說明，而于此每條一語二語之中，得能深悉當時文士之有此一種說話，則是我認爲十分可靠的。據我的觀察，雖只有八條，可是備有五種意義，而這個五種意義聯合起來，便是元人對於孟姜女故事的整個傳說。今分項舉在下面：

(一)長城是孟姜女哭倒的。

A. 無名氏漁樵記第二折正宮快活三：

你怎不學賈氏妻，只爲射雉如皋笑靨開；你怎不學孟姜女把長城哭倒也，則一聲哀；你則管哩便胡言亂語將我廝花白！你那些個將我似舉案齊眉待！（頁一七，朱買臣罵他的妻子劉氏，玉天仙唱的。）

B. 又第四折雙調喜江南：

去波來，更怕你捨不了我銅斗兒的好家緣！孟姜女，不索你便淚漣

(6)

鏈! 帶人情使不着你野狐得這涎! 非是我自專, 你把那長城哭倒聖人宣! (頁四二, 同上)

C. 關漢卿竇娥冤第二折南呂梁州第七:

這一個似卓氏般當鑪滌器, 這一個似孟光般舉案齊眉, 說的來藏頭蓋脚多伶俐, 道着難曉, 做出纔知舊恩忘卻, 新恩便宜, 填頭上土脈猶濕, 架兒上又換新衣, 那裏有奔喪處哭倒長城, 那裏有浣紗時甘投大水, 那裏有上山來便化頑石, 可悲, 可恥, 婦人家直恁的無仁義! 多淫奔, 少志氣, 虧殺前人在那裏, 更休說本性難移! (頁一四, 竇娥唱的)

(二)孟姜女是一個九烈三貞的婦人。

A. 鄭庭玉後庭花第二折南呂梁州第七:

他兩個忙忙如喪家之狗, 急急似漏網之魚; 他兩個無明夜海角天涯去, 單注他合有命, 俺合註孤兀的不歡喜殺俺子父, 快活殺俺妻夫, 我則道盡今生久困窮途, 永世兒陋巷貧居, 他他他, 天也有晝夜陰晴; 是是是, 人也有吉凶禍福; 來來來, 我也有成敗榮枯, 自歌自舞, 那些兒教我心寬處, 倚仗着花朵般好媳婦, 說甚麼九烈三貞孟姜女, 他可也不比其餘! (頁一一, 李順把翠鸞母女放了以後唱的)

(三)孟姜女是送寒衣的。

A. 賈仲名玉梳記第三折中呂醉春風:

則爲俺那不心軟的狠毒娘, 更合着這忒忒逆的逃竄女, 恰便是孟姜女送寒衣! 誰曾受這般苦苦, 那裏問養育情懷, 則爲俺夫妻恩愛, 早難道割不斷子母腸肚! (頁一六, 顧玉香唱的, 玉香原許字於荆楚臣; 其時荆已中狀元, 除勾容縣令, 未即完娶, 而顧媽未知, 以其久無消息, 要將女兒玉香改嫁與柳茂英, 玉香不肯, 乃偷跑上京去找荆楚臣, 此調是她在路上唱的)

B. 李致遠還牢末第三折雙調沽美酒:

他他他, 假提着淚兩行, 怎觀他這趨踴, (搽旦云, 孔目也, 我送衣服與你穿。) 你大古是送千里寒衣女孟姜, 可教我忙也那不忙, 穿不的你那好衣裳! (頁二五, 李孔目唱的)

(四)范杞良是築死在長城內的，孟姜女送寒衣去時就未遇着。

A. 馬致遠任風子第三折中呂石榴花：

每日把轆轤繩直繳到衆星稀，我可甚愛月眠遲。則我這春裏夏裏秋裏冬裏受驅馳。(旦云，你可休後悔)更怕甚後悔，又無人把我央及！(旦云，早是我哩，若是別人家婦人呵，怎了)哎，你個婆娘婦女誇強會直尋到這搭兒田地！想當時范杞良築在長城內，乾迤迤的個姜女送寒衣。(頁一五，任風子唱的。)

(五)范杞梁是殺死的。

A. 武漢臣生金閣第二折越調鬼三台：

聽的他言分朗，說得我魂飄蕩。姐姐也，你怎生則撞入天羅地網！俺那廝驢狗兒一片家很心腸，着誰人好來阻當！(旦兒云，嬈嬈，我今日不曾看見丈夫，多敢殺壞了兀的不痛殺我也！)你道他昨來個那場兒殺壞了范杞梁，今日個這場兒裡沒亂殺你女孟姜。(旦兒云，嬈嬈，我待要尋一個大大的衙門告他去哩。)你待要叫屈聲冤，姐姐也，誰敢便收詞接狀！(頁一八，龐衙內家的嬈嬈唱的。)

這篇東西，本該在三個月前就寫好的，因為瑣事牽扯，竟擱下了。現在愁雨連絲，坐臥不安，忽然想到此事，就亟亟寫成，也算了結一件公案也。此篇雖無新奇的發見，然而看了以後可以知道元人對於孟姜女的傳說是大改如此，在這一點上想來未始無小補罷。即此就正于頡剛兄，不識以為然否？

一九二五，七，二三，冰魚附言，北京。

頡剛案，把元曲選看一遍，搜尋裏面的孟姜女故事的傳說，我久有這個願望，可是總沒有空閒。現在承鄭賓于先生代我做了，我真是說不盡的感激。希望鄭先生把元人雜劇三十種讀完之後，再給我一篇文字。

文中舉出的五種意義與現在通行的傳說完全相同。第四與第五兩條，築死與殺死雖微異，但即在現在的傳說中亦可舉出同樣的例來：——

(8)

(1) 樂死

孟姜女寶卷——再宣太監與武士，就與喜良換衣襟，衣冠蟒袍穿端正，扛在長城地坑中；四面泥土來掩定，一命嗚呼實傷心！

哀情小說孟姜女——始皇一見萬紀良生得方面大耳，眉清目秀，始皇心中頗為誇讚，以為福大方得此子祭城。始皇看罷，當即傳旨與他穿戴裝飾，然後命傳臚官宣讀祭文……萬紀良坐在大椅上，他全然不知人事，雖有氣息，卻如泥塑木雕一般。待衣帽裝好，讀罷祭文，始皇即傳旨將紀良抬到長城之底，……以土掩蓋，以磚砌圍，方纔放心。

(2) 殺死

廈門本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歌——杞郎力來到丹墀，秦王大怒氣沖天，“你今一身敢逃避，想你今日難脫離！”秦王心內有主意，就吊蒙恬叮嚀伊，將力杞郎來斬死，身尸逐落做城池。

桂林本花旗記——蒙恬將軍來取問，“范郎逃走在何方？”范郎開口回言答，“……不能挑土築城牆……家中父母年又老，一心要去見爺娘……”將軍當時不做聲，喝罵范郎“不是人！你今逃走該死罪，且作南柯一夢人。長安人夫千千萬，不饒郎君一個人！”范郎當時腰斬了，尸骨包土築城牆。

戲曲圖考孟姜女尋夫——(副白)臣趙高見駕，……今有蒙恬已將范紀良拿住了。(內白)既然拿住，將他綁在長城之下問斬！……(四劊子綁推小生上白)天呀天，想我范紀良死的好不明白也！(吹排子介，殺介。)

除了以上二說之外，還有一種說法，便是“病死”：——

孟姜女尋夫鼓詞——佳人正自心猶豫，忽然見三四個工夫結伴行，……孟姜女近前來道萬福，……說“問爺們此處與工民夫之內，有個范杞梁是奴的夫主充投作工。”衆人見問齊傷感，說“太家同來爲我范兄，只因他不慣勤勞身已故，怎忍的尸骸暴露所以葬在長城。今日是節逢重陽停工犒賞，約會着燒幾張的紙錢盡畫朋情。”

吳中本孟姜女尋夫——喜良捆綁船中去，……不知生死若何能一路行程來的快，長城已在面前存，解到長城身有病，築城三日命歸陰。

十四，十二日記。

通 訊

22. 懊儂歌中的崩城

顏剛先生：

你在杞梁妻的哭崩梁山裏說：“我是讀詩極少的，不知道漢魏六朝唐代的詩中尚有這類的證據沒有？是不是這個後起的典故單有曹植敢用，李白敢擬，酷望當世碩彥肯給我一個解答！”自然，我萬萬當不起你所希求的碩彥，因為我讀過的古代詩歌也許同你一樣的鮮少，即使所讀過中有關於這事的，現在又怎能一一記得。雖然這麼說，但我日來頗憶起懊儂歌十四首中，有這樣的兩首：

寡婦哭城頽，

此情非虛設，

相樂不相得，

抱恨黃泉下！

* * *

內心百際起，

外形空般勤，

既就頽城感，

敢言浮花言！

吳聲歌曲大概本來都是民間的徒歌，後來方被朝廷採入樂府的，懊儂歌是晉宋時流行的民謠，該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但牠這兩首中，都只用“哭城”，“頽城”的古典，而不用“哭山”，“崩山”的新典，可見得當時在民間傳說上，崩城之說必然很盛行，即使如你所說的崩山之說自漢魏至唐代也未嘗斷絕。

這一點，我的私見頗疑牠有地域上的關係，因為吳歌是當日南方的

(10)

風謠,而同時北方(假定如你所說的秦地)卻別有一種不同的傳說與歌咏,這實在是很可能的。

零星感想,僅錄以博笑而已。

敬文. 1925, 7, 10.

韻剛案,鍾先生疑哭崩梁山之說有地域上的關係,僅流行于秦地的,此說我極表同情。

秦地的孟姜女故事我雖沒有得到什麼材料,但是覺得關係很大,不可輕輕看過的,例如桂林刻本花廳記就說范杞郎的籍貫是華州,同官縣北高山上又有孟姜女的哭泉,潼關亦為哭倒長城的一個地點,都可見,我以前見江浙間流行的唱本都說孟姜女為華亭人,不知其故;直到近來,始覺悟華亭一名即是由華州演變來的,在這一點上,可見江浙的故事亦導源于秦地了,希望陝西方面的同志肯搜集一點材料寄與我們!

23. 曹娥江鐵橋的傳說

韻剛先生:

今日至杭,在書攤上買得孟姜女尋夫及孟姜女寶卷兩書,特郵奉,請收。

前說孟姜女縱身入焚帛中,係一時記錯,今讀孟姜女尋夫,才記是縱身躍城下而死,但諸暨另有本子,待將來再奉。

記得好幾年前,教育廳調查學齡兒童,一時謠言四起,俱說所調查的孩子將來都要去填百官曹娥江鐵橋(滬杭甬鐵路經過的地方)的,此說似與秦築長城須一萬人作基相同,但此說不知從何而起?

專此,敬請撰安。

何植三上。

于杭州華英旅館。十四,六,三十。

韻剛案,孟姜女縱身入焚帛中的故事在唱本中是可以有的,未必為何先生一時記錯,即如孟姜仙女寶卷中,即有以下一段文字:

始皇整冠拜坵墳，……祭畢焚帛燒紙錠，四十八匣大餉銀，一時焚化如燒山，火光騰騰好驚人。姜女漸漸將近火，始皇大聲叫“美人從來水火無情物，青絲細髮要當心。”姜女一躍跳入火，一陣青煙上天庭。始皇大叫“美人苦，有負孤家一片心！”快叫左右看屍骨，成殮美人造坵墳。撥開紙灰無屍首，並無屍骨留踪影。“莫非孟姜是仙女，傍邊快造仙女宮”。

因有這段文字，所以我以為本年一月中何先生給我的信上所說諸暨東鄉的唱本“書後有一幅‘孟姜女要求秦始皇向范杞良祭奠焚帛，她由城上縱身入火而自殉’的圖畫”是不虛的，希望何先生更去出力一找！

至于殺人厭勝的傳說，像曹娥江鐵橋之類，想來各地是很多的，也希望讀者就知道的儘量寫與我們！

山東泰安歌謠

盧逮曾

長翼巴郎 (註一)

A. 長翼巴郎翼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他媳婦背在炕頭裡，(註二)
把他娘背在山谷裡。
捍單餅捲白糖，(註三)
“媳婦，媳婦，
你光嘗。
我上山谷看咱娘”。
他娘變了個屎殼郎，(註四)
嗡嗡飛到東，
嗡嗡飛到西。

註一 鳥名，牠的形狀和鵲一樣，全身灰白色而尾極長，所以俗呼為長翼巴郎。翼巴就是尾巴。

註二 炕頭 我們鄉間家家的煮飯鍋後都築一土炕，以便放置器具；貧家每到冬天，多有在上邊睡覺取暖的。

註三 單餅 飯食的一種，形像和京中的荷葉餅一樣，不過大得多；而且都

(12)

是一個個的，並不兩個
合在一起，所以叫做單
餅。

註四 屎殼郎 就是推屎蟲。
‘殼’讀‘可’音。

B. 長翼巴郎翼巴長，
娶了媳婦忘了娘。
他娘要吃西瓜皮，
沒有閑錢補單籬。(註一)
他媳婦要吃脆薄梨，
背上驢去趕集。(註二)
趕了集，
買了梨，
回到家裡打了皮；(註三)
“媳婦，媳婦，
你吃梨。”

註一 單籬 用柳條編的，形
如杓，淘洗米麥的時候，
用牠插在水裡往外撈。

註二 趕集 我們鄉間各大
村鎮，每隔五天有一天
市；去上市的人都說“趕
集去”。

註三 打了皮就是削去梨皮。

板凳子

板凳子，
四棧子。

開黃花，
結糶子。
你不給我吃，
就使性子。(註一)

註一 使性子就是小孩子發脾
氣。

這個歌多是爭東西吃的時候唱的。

葫蘆紅

噯葫蘆紅，
水裡明。
猜西方？
猜東方？
東方是誰？

這是兒童的一種遊戲。這種遊
戲和捉迷藏相仿，每於春秋的晚間
在院中聚若干兒童，共推一較大的
女子坐地，用手或布帕蒙着任何別
個兒童的眼睛；她就先說“噯葫蘆紅”，
被蒙的就說第二句。這樣互相問答，
等說到某方是誰的時候，他就要另
指出一個兒童的名字。若是他指對
了，那個被指的就來代替他；若是不
對，他們得繼續蒙着眼睛猜，等猜對
為止。

杓子挖天

杓子挖挖天，

明日早晨去趕集，
出來太陽大晴天。

久雨不晴，女子們就拿着木杓
站在北屋門外朝西挖，並唱這個歌。

雲往

雲往南，
雨連連，
雲往北，

一陣黑，(意天黑而無雨)

雲往東，

一溜青，(意雲過即露青天)

雲往西，

放牛小子披蓑衣。

這是農民借雲飛的方向以占
雨的有無大小的諺語。

雲彩歸西山。

陸安傳說

靜聞

(二)

姊奪妹夫

伊們倆人，雖然是同胞的姊妹，但姊姊具着一副毒蛇般的心腸，而伊的妹子則否。

倆人都出嫁了，姊姊嫁的是一個無牲口，無田宅的貧戶，妹妹嫁的則是一個有鴉飛不過的產業的大富人家。

一次，姊姊到妹妹家裡去，見伊房屋如銅斗般整齊而堅固，家具又多又美麗，食物呢，更非自己家裡萬一所能及。伊不禁由羨生愛，由愛生妬，想道：“若能把妹子弄死，自己不是可以坐享這個麼？”

計已打定，便叫伊的妹子帶伊去看看花園穀倉……等地方，妹子一一帶伊看過了，後來又說要看家裡的井，妹妹又帶着伊看去，這時候狠心的姊姊，乘伊不備，一手把伊推下井裏去。伊自己就在家裡做起伊的妹妹來了。

妹妹的丈夫，是出外作業的，不上幾時，他回來了，伊裝作妹妹似的迎了出去。丈夫一見了伊，很是驚怪，因伊的妹妹的兩臉，是很光滑而美麗的。伊呢，則是一個臉兒凸凹得像苦瓜皮似的麻子。他狠不高興的問道：

“你好好的臉兒，爲什麼弄到這般樣子？”

(14)

伊裝着滿面的笑，花言巧語地回答道：

“因我前天在灶前煎豬油，偶一不慎，給油點漬彈着呢。”

丈夫毫不懷疑的給伊瞞過了。

平白地無罪無過給伊弄死的妹妹，那裡便願意了呢？到了伊的丈夫回來的時候，伊的靈魂便化成了隻鳥兒，成天整日裡在屋子上哀叫着，以望丈夫的省悟，伊叫的聲音是：

苦呀苦！

大姨掠做姨仔姘！……………

伊的姊姊，知道這必定是妹妹所為，心裡又害怕又憤恨，不多幾天，伊便把牠捉着了，殺死之後，煮熟放在盤裡，想把伊一口食下，以雪怨恨，怎耐牠的肉一到嘴裡，苦的使伊一點不能入咽，只好把牠丟在庭前的僻角裡。

不久，在丟肉的地方，忽又生起幾竿竹子，伊見了，立刻把牠斫下來，做成一張矮椅子，但這張椅子却分外奇怪，坐上去總東搖西簸，安穩不得，伊憤怒起來，把牠放到灶裡，給熱烘烘的火燄焚去。

從此，伊冤死的妹妹，就永不再興妖作怪了！

註釋——姘，讀某，俗字也，義同妻。

“大姨掠做姨仔姘，”此語意云，以大姨而代小姨也。

(三)

月 華

月亮裏有一座仙宮，裏邊居住着個秀麗絕倫的仙女，伊的芳名叫做月華。

伊每天都在深宮裏住着沒有出來，惟有八月十五那一晚，是伊出游的時候，我們若在那一晚上虔心守候着，有時能夠看見了伊，在那個當兒，我們跪下去禱求什麼，伊便賞賜我們什麼，決沒有或失的。

一個人聽見這些說話，心裏便想試一試，在一個中秋的晚上，他自入黑便在階沿下等候着，到了夜盡更闌，天將就曙的時候，果見天空現出一朵紅雲，暫飛暫近的，看見雲裏一般如花的女婢扶擁着一位嬌媚欲絕的仙女，他知道月華來了，便立刻跪了下去，深深的禱求着，月華聽他的殷勤，問他要些什麼，他急中說不出需要，只答言了一聲“秤彩都好。”月

華聽了，令侍女們給他丟下一桿秤和一枝彩，便駕着祥雲如飛似的離開去了。那人這時纔知道自己說錯了話，但悔也無及了。

明年中秋夜，他再在那裏等候着時，伊不復被他看見了，只空守了一個寂寞的長夜。

註一——“秤彩”，海豐方言，譯成國語，即隨便也。

西行日記 (一續)

陳萬里

二一、午前赴郵局寄信件畢，折入帽兒巷，首飾店薈聚於此，經鼓樓街，雜攝市招數片，太原藥舖門前中央大都懸一木製塗金葫蘆，錢舖則掛木製飾金錢串兩副。其茶葉店雜貨店海味舖之出賣元宵者，必懸一多角形之紙燈，上書桂花元宵四字。茶食舖掛四五連綴之小木片十餘串，其上刻以物品種類，尤爲罕見。至柳巷北口，遇軍隊約三營，據聞開赴晉南運城方者，閻亦思逐鹿中原，放棄十年來之門羅主義歟？至中華書局識金君，悉吳縣同鄉之在太原者有數十人，惜匆匆作客，未能一一握談耳。遂在橋頭街雜購零星物件數種歸寓。

飯後畧事休息，步行至開化市場，游覽一周，即赴新化舞臺觀劇。太原劇場現時演唱者有二，一爲二簧班坤角，此則本地梆子男班也。樓上包廂散坐爲甲等，每坐四角三分，戲票較北京染票稍小，上貼一分印花。池子中間爲乙等，兩廊爲丙等。兵士居十之八九。時台上田淑貞祭江將畢，田淑鳳全本雙玉鐲繼之。拾鐲時旦角想係靈卿，僅十二三歲，可造材也。劉媒婆爲自來香微嫌過火。梆班演劇，大率如此。鄆鄆縣十二紅噪已乾枯，做派類劉景然飾劉瑾者，甚平庸。四時十五分，即散戲，歸寓休息。回憶郭寶臣演劇廣和樓時，余方習亂彈，以爲秦腔戲不值一顧。後榮兒在同樂，夔公極稱之，予始赴秦腔班觀劇，但終嫌管弦嘈雜，梆鼓喧聒，是以琴去樓空。同樂停演甚久，興盡意消，歌舞臺榭間不復見予蹤跡者久矣。今來太原，忽已數日，他鄉作客，頓感岑寂，欲藉一時聲歌之樂，稍破數日離羣之苦，始隻身赴劇場枯坐兩小時之久，然所贏得者，惟此連綿不已之傷

(16)

感而已，噫！

七時，赴東校尉營，應旭瀛廳長之招，在座均係高等審檢廳推檢晤翼海鄉丈，不相見已十六年矣。是晚，主人設筵甚豐，並推予爲首座。席間，又殷勤勸酒，盛情可感。十時，撤席，客均散去，主人復堅留予在內室間談，直至十一時，始歸旅社。悉翼老來訪，余來太原已數日，鄉老前尙未專誠拜謁，今於旭瀛廳長席上晤之，已覺慚悚無地，又蒙辱臨，惶恐萬狀，然前輩典型，足資後生矜式已。

二二，早七時，赴東校尉營及典膳所翼丈處辭行，八時到開化寺街三合店，行李已裝就，即驅車就道三十里，小店村尖五十里，徐溝北關宿。是日予步行二十里。

予等同行七人，僕役三人，晉谷香住五晚，膳宿賞號及另墊，共洋一百三十六元。三合店車價，大車每輛六十三元，計三輛；雙套車八輛，每輛三十一元。自太原赴潼關，預計日程十三日可到。

出南門後，一路平原，惟車道以旱久積土甚厚，故車過塵起逾丈，迷目觸鼻，令人難堪。在小店村尖時，時達君坐小桌上假寐，稍不慎，遽撲於地，傷及頰部，一時顏面蒼白，現失神狀態。石天生君，外科醫生也，爲之處置，良久始愈。處處經意，步步留心，此八字真是旅行要訣。

二三，七時，起程二十里堯城，有堯廟，廟前一坊，曰‘古帝堯都’二十里，賈令鎮過此，道多細沙，車行頗緩。如是者又二十里，祁縣西關尖，尖後五十里平遙縣，進東門至西街宿。時已深夜，是日步行廿五里，所過市鎮舖戶，間有畫雜劇於外壁者。賈令祁縣則齋供太陽甚盛。蓋是日爲陰曆二月初一，山西風俗然也。供牌上刻‘供奉太陽老爺之神位’，其前菓匣一，茶三碗，供菜供飯供麵食均五，鮮菓一盤，乾菓倍之，茶食麵食均四大盤，其前復接一方桌，有香爐蠟臺花插等物，最前爲香斗一，着地設一小几，兩側藤篋，插以翠拍，上覆白幕，其前張一紅呢橫披，剪黑絨大字曰‘報神德’，兩側掛以紙燈，齋供之陳設大率如是。

二四，早起，啓行三十五里，過張蘭鎮，市廛稠密，晉南一雄鎮也。與都家堡緊接，中連石橋，四十五里，介休縣城東北二里有郭有道祠，祠之前一漢槐，大可數圍，旁有一三賢里之碑，三賢者，介之推、郭有道、文彥博也。過關

城尖於西關，同行者均願暫歇，遂宿焉。是日步行二十里，飯後已四時，即進城游覽一周而出。至北門外勝因院，院有史公塔，明時所建築也。回至西關火神廟，正在演劇。廟前懸一木牌曰：‘民國十四年二月初一二三四日，敬獻馬王老爺尊前盤炷，演戲四天，闔社全叩。’臺前黏一紅紙，書伶名十餘，今照錄之：汾陽西南鄉叔和村樂意園，大花臉“滾地雷小獅劉黑”，正紅“滿天紅”，二紅“十七紅”，正旦“萬人香”，正生“樂意生”，小旦“自來酥”，三花臉“乾翠丑”，老旦“自來旦”，坤角“賀桂蘭”。時臺上正演四郎探母，已至見四夫人一場，余直看到交令完，歌唱音節與梆子相似，亦用梆胡，惟不急促，大鑼氣味似高腔，實為本地梆子之一種。此間人名之為亂彈，從此‘亂彈’二字我又得一新詮釋矣。

二五，八時，發介休，二十里，義棠鎮，三十里，兩度鎮，尖，三十里，靈石南關，宿。是日步行五十里。

昨今兩日途中所見可記者，如某村國民學校之門聯，‘穿軍衣戴制帽，文明氣象；習經學，授算術，大有儒風。’至堪噴飯，張蘭鎮，西關銅煙管舖有七八家，市招即掛一二三尺錫製之煙管，此與靴襪店之掛一木靴襪同一用意，棺材舖則在門之左端懸一約長二尺餘之木片棺材市招，此在他處所未見者。客店飯舖高掛招籬（撈麵用）于門外，所以表明有麵食可供客也。

午前大風，頗寒，塵土飛揚，幾不能張目。離介休約十里，即沿山南行，汾水夾流於兩山間，兩渡鎮南有石橋跨汾水，上東山麓高等小學校在焉。一小學生甚俊秀，詢其姓名為陳士聰。自此趨靈石，車路隨山曲折，極其鞏確，余與石天生君捨車，沿汾河河床步行，較為安適。靈石縣北約半里，為水頭鎮，有英雄祠，懸“英雄卓識”匾額，相傳李衛公遇虬髯於此。縣城極小，繁盛尚不及一鎮，客店亦甚狹隘，憑几曲身，補錄日記，至十一時始睡。二六，七時，發靈石，以韓侯嶺山石傾圮塞路，改就汾河河床行，致未能一謁淮陰侯祠，深以為憾。度隴記云，祠壁石刻甚多，曾記楊霖川 吳逢聖七律各一首，予最愛楊詩“亭長八年成帝業，將軍三族棄人間”，吳詩“十年成敗一知己，七尺存亡兩婦人”兩聯。

自過介休後，即見汾河夾山南流，汽車路沿東岸山麓修築，路極平坦。二

(18)

十里內，經張家庄、梁家肱、許家店三處，過此便無村落矣。又四十里，始至南關，尖於汾河西岸之道梅村外飯舖，就河床地搭一蘆棚爲之；車則穿行橋孔，蓋久旱之後已無滴水，僅沙石與車轍耳。又四十里，霍縣北關，宿時昏夜，是日步行七十里。

霍山即太岳，隋開皇十四年詔封中鎮，歷代因之。在縣東南三十里，北接靈石，南連趙城，縣亘幾百數十里。中鎮祠即在山麓，惜行色匆匆，不及登臨矣。

二七七時，發霍縣，進北門，出南門，五十里趙城縣，城內尖；四十里洪洞北門內宿，是日步行二十五里。

出霍縣南門五里，爲臺底鎮，兩山夾峙，狹處僅容一車，如兩車相遇，其一必先在寬處讓道，彼此始得過。此種情景，或與函谷道中相彷彿耶？如是約十五里，出口，大車道與汽車道相並馳者約里許，後者復繞山坡，向東南，沿汾河行，汾河自過霍縣後，以受霍泉故，不復如昨日之無滴水矣。余得一回程之人力車，以銅元六十枚，自辛集雇至趙城。沿途風景，至堪悅目。飛鳥迴翔天空，汾河隨山蜿蜒似曲帶，遠山迷離飄渺，若隱若現，固極好一幅南宗山水畫也。茶尖於離城十五里之石塘村，村店以小米湯炸油條餉客，甚適口。溥愛倫、石天生、湯慕生三君亦相繼來憩於此。店主年逾六旬，欣然操絃，少主人歌韓湘子、龍虎山修行之曲，惜詞句冗長，不及錄出，即匆匆就道。趙城北關外，有趙上卿、蘭相如故里之碑一，全城極小，二十分鐘可以游覽一周。予於石塘村茶尖時已知趙城有木板小曲及劇本可購，即趨赴南街書肆，果獲破溫縣、洪羊洞、徐楊町本，三上橋（同意堂本）、三娘教子、單刀赴會（同義堂本）、斷橋、三疑、綉白鵝、綉八仙、當皮襖（榮意堂本）、審玉堂春、人之初、借鏡、寡婦做春夢（洪洞同意堂本）、伯牙奏琴、李淵辭朝、二進宮、血手印、女兒經、十月懷胎、二姐做夢、放牛（洪洞同義堂本）、罵金殿（洪洞榮意堂本）、藥王卷（洪洞榮儀堂本）、馬芳困城（無刻處）等二十五種，有單人獨唱者，有類於評話者，有爲迷糊調或亂彈榔子之能藝演登場者。所謂迷糊調者，樂器亦用榔胡，輔以三絃，大半爲男女言情之劇，盛行於平陽、聞喜間。其性質與北京徐狗子之化裝小戲類相似。并於紙鋪得來自曲沃之門神紙數種，預備分寄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及風

俗調查會，以備參考。

離洪洞縣約十五里，有國士橋，牌樓題曰“豫讓遺蹟”。晚飯後，挽店役爲導，往東街購曲本。時已深夜，舖戶悉閉，竟同意同義二肆不得，乃至榮儀堂，叩至再三，始啓門，購得醒世戒煙文、崔連下河南（同意堂本），回賊破涇湯（同義堂本），放風箏（榮意堂本），鞭打蘆花、三字經告狀、三字經討賬、彥貴賣水、吃洋煙全回、大破逆賊、牧羊卷（洪洞同意堂本），雙官誥、香山還愿、少華山、訪蘇州、下河東、起解劉彪、雙靈牌、賢王講情、愛吃烟、慶頂珠、宋江殺院、五郎出家、康熙遊陝西、諸葛吊孝、走雪山、春秋配檢柴、梁山盃（洪洞同義堂本），伍員逃國、雪梅吊孝（洪洞同儀堂本），走南陽、要陪送、秦瓊起解、四員上工、萬人迷（榮興書社本），劉玉郎思家（無刻處），火焰駒（廣興德本）等卅七種。其中僅火焰駒一本爲河南懷慶府書肆所刻。

二八平明即起，發洪洞五十里臨汾，尖四十里趙曲鎮，宿。終日兀坐車中，殊覺悶損。

洪洞南門外約一里，爲安樂坂，有叔向食邑及師曠故里兩碑。臨汾昔爲府治，然城中極荒涼，僅東街市肆稍多，縣公署，第六師範學校在焉。予在東街購得曲本沙陀國、渭水河（絳州文興堂本），梅降雪、汾河打雁、放風箏、探情郎、三老婆打灶（絳州同義書局本）等七種。飯酒就道，出南門，門樓有“陶唐故都”匾額。十里，見鴻雁數行自北而南。車中岑寂，不覺冥想入夢。二十里，大韓舖，僅有矮屋兩所，有韓康子食邑碑。將至趙曲，行土峽中，適遇來車，不及讓道，紛擾半小時，始得通過。趙曲屬襄陵，離縣治二十里，一小鎮也。翟蔭君以連日趕道甚疲憊，囑明日十時啓行，得飽睡數小時矣。

三一十一時發趙曲，四十里蒙城，尖五十里侯馬驛，宿。是日步行三十五里，離趙曲二十里爲史村，有縣佐公署、郵寄代辦所等。蒙城屬曲沃，繁盛遠不如史村；其南二十里爲高顯鎮，比到侯馬驛已三更時矣。（未完）

清太宗聖訓底稿殘本

(一續)

議征伐

崇德元年七月十七日遣理藩院蒙古大人調各部藏古兵愛松古往調廓兒沁兵。

上降勅諭曰今征明國外藩蒙古貝子每固山發兵一百期於所約信地合營是日遣羅畢往敖漢奈滿扎倫部兀喇特等部調兵十八日遣什白得往四子部撻賴部翁紐特部巴嶺等部調兵。(以上一則原書全用墨筆乙去)

崇禮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十八日命衆親王郡王固山貝子文武官員備祭禮大祭額王之塚。(以上一則原書全用墨筆乙去)

議征伐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十九日往征明國武英郡王饒餘貝勒遣國史院學士羅碩筆帖式加速哈賚本至奏云統領大兵武英郡王臣奏於六月二十七日入邊兩黃旗自紅門口入兩白旗正藍旗自坤塔口入兩紅旗鑲藍旗自大白羊口入第八日至延慶州合營欲先遣送俘獲奈敵人聞我兵少遂出示各處有藏於山谷及洞窟者罪之俱收聚城郭又係前番殘破地方所得無多欲少遣兵恐途中不便多遣之恐分兵勢是以不敢先遣人送還及問捕獲之人搜得一塘報云止令固守城池待滿州出境或搗中或襲尾務設奇計以擊之臣等於未入長城遂取二城敗敵兵七陣共俘獲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人擬於七月初七日入長城謹具奏聞。(以上一則原書全用墨筆乙去)

敦睦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十九日召東果公主松俄兔公主兔兒格妻公主

阿布太納哈處妻公主入清寧宮，宴之，各厚賜緞帛有差。（以上一則，原書用墨筆乙去。）

懷遠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十九日，土墨特國遣官孤魯格出呼里等來朝貢，獻馬匹幣帛。

上各以品次賜貂裘，帽靴，盔甲，玲瓏鞍，刀，弓，矢，金，銀，甚厚。（以上一則，原書全用墨筆乙去。）

懷遠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賜俄里都施國厄林臣智濃玲瓏鞍一副，韉帶一條，七首一口，黑貂皮十張，扯格撤木貂外套一領，衣裳一套，鞍馬一匹，賜扯撤木之母緞衣一套，與扯格撤木來朝之人，各賜衣一套，召入清寧宮宴之。（以上一則，原書全用墨筆乙去。）

懷遠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二十三日，土墨特國進貢來朝，孤魯格出呼里還國。

上以博碩格兔汗之子順義王之印，付與孤魯格出呼里，命厄兒得尼打喇漢囊蘇並領每固山下二人，同往。（以上一則，原書全用墨筆乙去。）

戒飭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二十五日，親王，郡王，固山貝子，文武百官聚崇政殿前排列。

上御殿，鴻臚寺傳各官有事來朝奏，各部衆官對曰無事。

上移位稍前，諭衆官曰，卿等前來，朕有一小事語汝等。復召巴布亥跪於御前，顧謂衆曰，巴布亥每不來朕門首，縱來，亦不安坐，即思妻面歸。先歲終，遣阿拜阿格與巴布亥住東京祭祖，巴布亥不候阿拜携祭牛同行，獨

(22)

急先往。定制，於初九日設祭。伊強取他人牛隻，宰之，輒於初八日祭訖，星夜歸來。及阿拜阿格至，以携去祭牛償還牛主。牛主嫌小，不受，遂告於刑部。部臣擬巴布亥罰銀三十兩，賠牛隻外，加銀十兩，與各牛主。巴布亥又抗違，三年不償牛隻，不納罪銀。因爲本主復告，部臣擬巴布並前罪，罰銀六十兩，牛兩隻外，加銀二十兩，令償牛主。巴布亥又抗執不認，欲免已罪，諉之於阿拜阿格，譖懇來奏。朕深異其愚蠢不肖，故使爾知之。彼果明事理，當思結此案，莫使上聞。反來朕前煩擾，愚蠢不肖，更有甚於此者乎。以爾爲吾之弟，特命爾代朕往祭。不思誠祭先靈，乃違朕命，急急蚤夜回來，有何急事。聞爾惟妻是懼，房中並不留一婦人。即拂蠅幼女，尙且一人不存，晝張幃帳共居。彼妻弟塔占曾云：我姊夫之家，實難往來。往則使人先通，然後敢入。不然，每致羞愧。敦無夫妻，豈有如此無耻之甚者。此等婦人，汝衆何不殺之。且巴布亥之妻，果與朕何仇耶。伊父楊古里額夫，見係朕之大臣，非止此一人而已。凡有似此者，朕所素惡。衆王對曰：怯弱之魁，至巴布亥極矣。不但彼愧，雖臣等亦愧無地矣。

上曰：此事已畢，語汝衆不過示羞耳。（以上一節，原書刪去，另加‘戒諸王’三字爲題於後。）

戒諸王

崇德丙子，七月。（原書無‘崇德丙子七月’六字，又月下有‘二十五日’三字，用墨筆乙去。）上詔諸貝子，（原書‘上詔諸貝子’乃‘太宗向衆固山貝子’所改。）曰：汝等敬聽。昔太祖時，聞來日出獵，我等今日，（原書無‘今日’二字，乃以後改添者）遂去演鷹踢毬。若不令往，泣請隨行。今之幼子，專遊街市，圖戲樂。昔大小窮苦之人，聞興兵田獵，皆以爲美。且從人甚少，日則自己牧馬造飯，夜則以馬屣鋪眠。如此艱難，尙各爲主勤勞，始能創建與國。今聞興兵田獵，或諉妻子抱病，或諉家事忙迫者，亦甚多矣。不思興兵田獵，銳志勤勞，惟欲守妻自居，豈非衰世之所爲耶。諸王大臣對曰：

皇上之命，臣等亦無言可對矣。

上駕回宮。

賞罰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二十五日，都察院疏劾吏部李延庚用人徇情，貪圖賄賂，此臣等常聞也。畧指一二事言之。凡催辦一切事體，俱用家人，份得撥什庫小撥什庫楊春華襲職時，索銀五十兩，交結富足秀才張昌胤舉之禮部，未用，欲用本部爲啓心郎，被掌糧庫官稅課官告搆，乃止。串通金玉和，彼此互舉子弟，是以朝廷官爵假人矣。李延庚書無盡是欺罔，乃奸佞虛誑之人，祇知利身利家，無毫髮爲國之心。吏部何地，宜有此不公之人乎。謹據違法之事以奏，伏乞

聖裁。

上發刑部審問，金玉和果舉延庚弟率泰於吏部，李延庚舉金玉和子金維城於吏部，因此議李延庚金玉和死罪，奏

上免死，革延庚甲喇章京爲牛泉章京，罷吏部罰銀百兩，金玉和罷禮部，革梅勒章京爲甲喇章京，罰銀五十兩。（以上一則，原書墨筆乙去。）

敦睦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二十八日，賜和碩肅親王妃父伊兒都契貝勒織金刺繡衣二件，黃緞朝服一件，貂鑲猓狸獬裘一件，靛帶手帕合包全，倭緞靴襪涼帽一頂，賜其妻刺繡衣一襲，粧緞蟒緞披領一襲，黑貂裘一領，珊瑚念珠一盤，細玲瓏鞍貂坐，猓狸獬粘，馬一匹，緞靴兩雙，蟒緞三疋，緞十五疋，青藍布十疋，玲瓏鞍一副，盔甲二副，並銀器等物甚厚。（以上一則，原書全用墨筆乙去。）

恩澤

崇德元年，丙子，七月，二十八日，賜俄兒牙海喇馬達瑱諾木四人各蟒緞披領袍一件，隨從男婦，各賞緞領外套一襲，召入清寧宮，賜宴，送行。（以上一則，原書全用墨筆乙去。）

(24)

懷遠

崇德元年，丙子，八月初一日，嬾廊兒沁伊兒都契具勒夫婦還國，命豫親王、肅親王送五里，宴之。（以上一則，原書全用墨筆乙去。）

宥過（原書‘宥過’二字，乃‘仁慈’所改。）

崇德元年，丙子，八月初三日，都察院奏云：各處聞

皇上盛德，俱來歸附，更兼

皇上厚賞恩養，造房安居，此至仁之心也。臣聞工部撥房與來附之人，復造新房以還房主，私擴垣牆，比舊垣甚大，太過則悞民事，不及則非正義，此皆不遵

上命，伏乞

聖裁。

上示衆王，衆王曰：似此勞民力，違制，命查究果實，以法處之。

上曰：部中大臣經歷未久，若事事加罪，益增茫昧，可集該部大臣嚴飭之，令其各記勿忘，後有違者，定以法治。諸王奉命，遂聚大臣嚴飭諭之。

明決

崇德元年，丙子，八月初三日，蓋州城守官於城門上，見一匿名帖，送至爾金國官蔡永年，通同明國，每月申達文書與明國，請師修築旅順口各島，修合堅固，聞風發兵，遂遣移文星馳於沈總兵，又會祖總兵令一齊恢復海蓋遼瀋四城。爾永年勾引我國，坑陷官軍黎民，重修旅順，驚恐居民，搖動中外人心也。且兩國已是康寧，爾永年月日送信，明輔金國，暗輔漢國，生於漢國，長於外邦，謀反謀叛，二心之人，侵伐我國，皆永年也。永年受我國副將之職，又作誘兵之計，爾佞臣喪兩國之計，既受金國爵祿，何必討兩國之恩。爾永年喪守綱常，既管分職，即當屈膝受戮可也。此罪非輕，爾宜慎之。特示。

上覽畢曰：此必仇人欲害蔡永年，當將此帖與蔡永年看。（以上一則，原書全用墨筆乙去。）

本訂合謠歌

第三冊

本訂合謠歌，孟姜女，吳歌專集，有
 且加上買！書存無多，千萬
 第二號的諸君，且加上買！書存無多，千萬
 至更讀歌，九從愛呵！
 十比會機，四內容等機
 自內歌好，是這情此
 這冊的失，這情此
 這冊的失，這情此

第四冊

本訂合謠歌，孟姜女，吳歌專集，有
 且加上買！書存無多，千萬
 第六號的諸君，且加上買！書存無多，千萬
 至更讀歌，九從愛呵！
 十比會機，四內容等機
 自內歌好，是這情此
 這冊的失，這情此
 這冊的失，這情此

「看見她」

歌謠小叢書第一編

內有十二省的「看見她」歌謠四十六首。
 這是未婚夫對未婚妻的想像和描寫。
 系統的比較研究——精密的比較
 定價：每冊大洋一角五分。

代售處：北大各院號房
 北大出版部
 北翠花胡同十二號
 大石作三十二號
 新書局
 北新書局
 北新書局
 北新書局

研究方言的好材料

南通孫錦標先生著：

南通方言疏證：每部大洋四毛。

通俗常言疏證：每部大洋八毛。

兩部合購，計大洋一元一毛。

本學門登錄室代售。

本學門風俗調查會叢書

1. 妙峰山：(編印中)
2. 東嶽廟：(編印中)

金文編

容庚著，收羅殷周彝器文字萬餘，分別部屬一依說文。
 可考見周代文字之實摹繪極工。
 每部五冊實價七元。

孟姜女故事歌曲甲集

顧頡剛編，內集有民間流傳之孟姜女故事的歌曲八種。
 實價二角五分。

本刊編輯者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總發行所 北京大學第三院本學門
 總代售處 1北新書局(翠花胡同十二號)
 2樸社出版經理部(大石作三十二號)
 分代售處 東安市場勸業場青雲閣各書坊

報費	一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京	十四枚	一元二角	二元二角
外省	五分	一元二角	二元二角

郵費	一期	半年	全年
本京	半分	十三分	二十六分
外省	一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吳歌甲集出版豫告

本書係顧頡剛先生搜集之蘇州一帶歌謠，上卷兒歌五十首，下卷成人之歌五十首，詳加注釋。下附顧先生所作寫歌雜記十則，魏建功先生讀歌札記及吳歌聲韻類首有胡適之、錢玄同、沈兼士、俞平的諸先生序文，論方言文學，約十一月底可出版。